

最美的
(世界卷)

散文

房龙等
徐知免等译

著



I16/80

2007

最美的
(世界卷)
散文

房龙等
徐知免等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美的散文·世界卷 / (美) 房龙等著; 徐知免等译.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7

(家庭书架·第2辑)

ISBN 978-7-200-06752-1

I. 最... II. ①房...②徐... III. 散文-作品集-世界 IV. 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55038号

全案策划



唐码书业 (北京) 有限公司

WWW.TANGMARK.COM

责任编辑 杨 晔

封面设计 刘 畅

版式设计 李亚欧

最美的散文 (世界卷)

房龙等著 徐知免等译

出版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 京 出 版 社

地址 /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编 / 100011

网址 / www.bph.com.cn

发行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经销 / 新华书店

印制 / 北京雷杰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 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 787×1092 1/16

印张 /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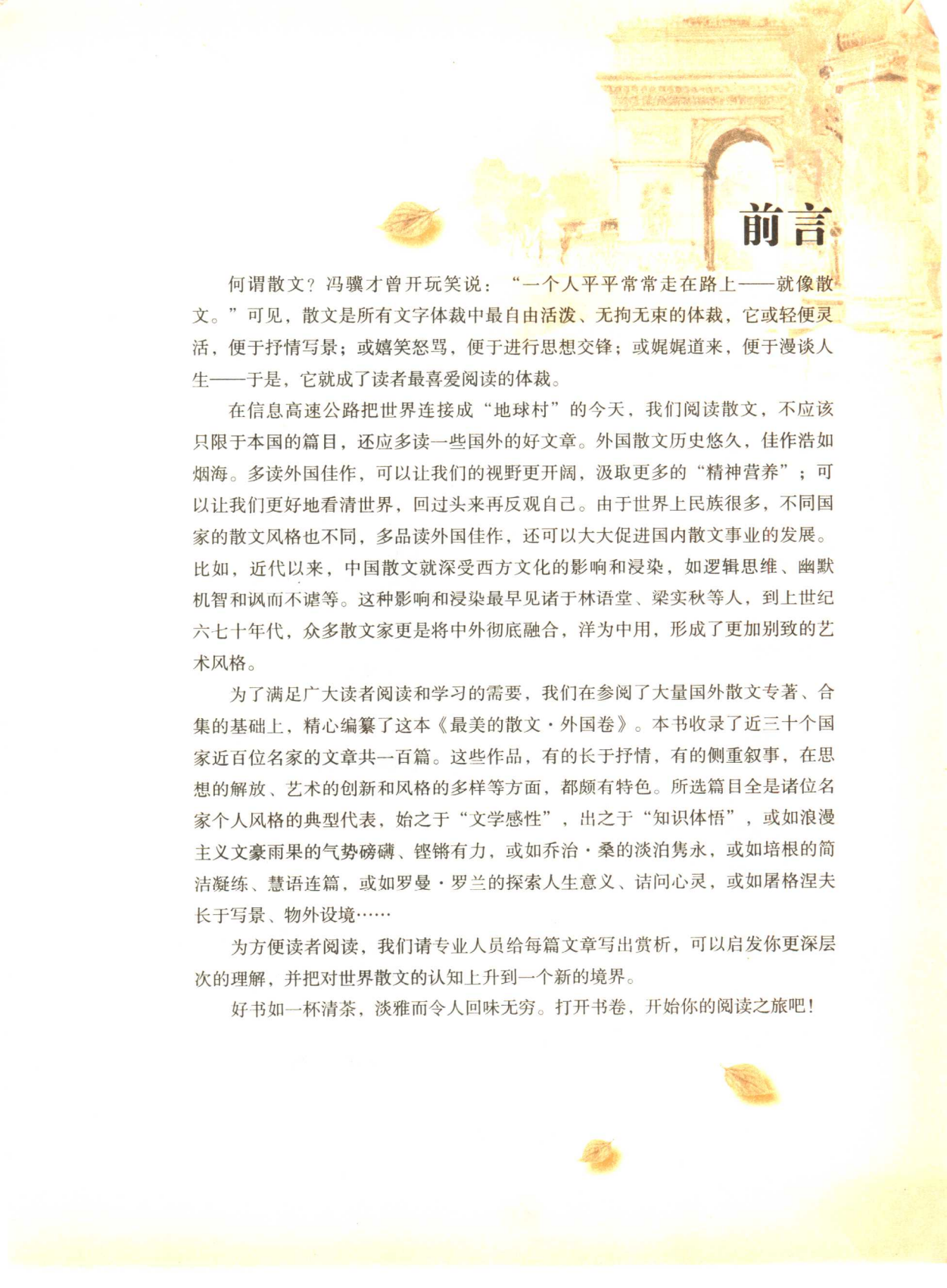
字数 / 276千字

印数 / 1—25,000册

书号 / ISBN 978-7-200-06752-1 / I·989

定价 / 19.90元





前言

何谓散文？冯骥才曾开玩笑说：“一个人平平常常走在路上——就像散文。”可见，散文是所有文字体裁中最自由活泼、无拘无束的体裁，它或轻便灵活，便于抒情写景；或嬉笑怒骂，便于进行思想交锋；或娓娓道来，便于漫谈人生——于是，它就成了读者最喜爱阅读的体裁。

在信息高速公路把世界连接成“地球村”的今天，我们阅读散文，不应该只限于本国的篇目，还应多读一些国外的好文章。外国散文历史悠久，佳作浩如烟海。多读外国佳作，可以让我们的视野更开阔，汲取更多的“精神营养”；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看清世界，回过头来再反观自己。由于世界上民族很多，不同国家的散文风格也不同，多品读外国佳作，还可以大大促进国内散文事业的发展。比如，近代以来，中国散文就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和浸染，如逻辑思维、幽默机智和讽而不谑等。这种影响和浸染最早见诸于林语堂、梁实秋等人，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众多散文家更是将中外彻底融合，洋为中用，形成了更加别致的艺术风格。

为了满足广大读者阅读和学习的需要，我们在参阅了大量国外散文专著、合集的基础上，精心编纂了这本《最美的散文·外国卷》。本书收录了近三十个国家近百位名家的文章共一百篇。这些作品，有的长于抒情，有的侧重叙事，在思想的解放、艺术的创新和风格的多样等方面，都颇有特色。所选篇目全是诸位名家个人风格的典型代表，始之于“文学感性”，出之于“知识体悟”，或如浪漫主义文豪雨果的气势磅礴、铿锵有力，或如乔治·桑的淡泊隽永，或如培根的简洁凝练、慧语连篇，或如罗曼·罗兰的探索人生意义、诘问心灵，或如屠格涅夫长于写景、物外设境……

为方便读者阅读，我们请专业人员给每篇文章写出赏析，可以启发你更深层次的理解，并把对世界散文的认知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好书如一杯清茶，淡雅而令人回味无穷。打开书卷，开始你的阅读之旅吧！

目录

梭罗(美) 〇〇九

冬日漫步(节选) / 〇〇九

寂寞 / 〇一二

海伦·凯勒(美) 〇一七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 〇一七

马丁·路德·金(美) 〇二四

我有一个梦想 / 〇二四

房龙(美) 〇二八

《宽容》序 / 〇二八

惠特曼(美) 〇三二

海边幻想 / 〇三二

在海边的一个冬日 / 〇三四

海明威(美) 〇三五

真实的高贵 / 〇三五

斯坦贝克(美) 〇三七

巨人树 / 〇三七

德莱塞(美) 〇三九

我的梦中城市 / 〇三九

怀特(美) 〇四二

再到湖上 / 〇四二

泰戈尔(印度) 〇四七

对岸 / 〇四七

自由 / 〇四九

金色花·雨天·告别·榕树 / 〇五一

培根(英) 〇五三

谈读书 / 〇五三

狄更斯(英) 〇五五

尼亚加拉大瀑布 / 〇五五

高尔斯华绥(英) 〇五八

远处的青山 / 〇五八

罗素(英) 〇六一

论老之将至 / 〇六一

我为何而生 / 〇六四

罗伯特·林德(英) 〇六五

无知的乐趣 / 〇六五

普里斯特利 (英) ○六九

论无所事事 / ○六九

伍尔芙 (英) ○七三

果园里 / ○七三

兰姆 (英) ○七五

梦中的孩子 / ○七五

哥尔斯密 (英) ○七八

蜘蛛的智慧 / ○七八

比尔博姆 (英) ○八一

送行 / ○八一

萧伯纳 (英) ○八五

贝多芬百年祭 / ○八五

丘吉尔 (英) ○八九

我与绘画的缘分 / ○八九

夏多布里昂 (法) ○九三

密西西比河风光 / ○九三

美洲之夜 / 九五

法朗士 (法) ○九六

塞纳河岸的早晨 / ○九六

罗歇尔的种马 / ○九八

兰波 (法) ○九九

黎明 / ○九九

蓬热 (法) 一〇一

贝壳小记 / 一〇一

乔治·桑 (法) 一〇四

冬天之美 / 一〇四

莫泊桑 (法) 一〇六

雪夜 / 一〇六

波特莱尔 (法) 一〇八

时钟 / 一〇八

马拉美 (法) 一一〇

秋 / 一一〇

罗曼·罗兰 (法) 一一二

鼠笼 / 一一二

加缪 (法) 一一八

重返蒂巴萨 / 一一八

西西弗斯的神话 / 一二四

布封 (法) 一二七

马 / 一二七

天鹅 / 一三〇

蒙田 (法) 一三三

热爱生命 / 一三三



散文

雨果 (法) 一三五

巴尔扎克之死 / 一三五

悼念乔治·桑 / 一三九

科莱特 (法) 一四一

松鼠 / 一四一

儒勒·列那尔 (法) 一四五

自然素描 / 一四五

纪德 (法) 一五二

沙漠 / 一五二

卢梭 (法) 一五五

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 / 一五五

叶芝 (爱尔兰) 一五八

最后的吟游诗人 / 一五八

黑塞 (德) 一六三

农舍 / 一六三

树木 / 一六五

伯尔 (德) 一六七

懒惰哲学趣话 / 一六七

尼采 (德) 一七〇

伟大的渴望 / 一七〇

高尔基 (俄) 一七三

海燕 / 一七三

鹰之歌 / 一七五

晨 / 一七九

蒲宁 (俄) 一八二

静 / 一八二

普里什文 (俄) 一八六

林中小溪 / 一八六

巴乌斯托夫斯基 (俄) 一九〇

黄光 / 一九〇

屠格涅夫 (俄) 一九六

树林和草原 / 一九六

门槛

——梦—— / 二〇二

蔚蓝的王国 / 二〇四

托尔斯泰 (俄) 二〇六

我不能沉默 / 二〇六

莫拉维亚 (意大利) 二一六

阿克拉人的服饰 / 二一六

普鲁斯 (波兰) 二二〇

影子 / 二二〇

伊瓦什凯维奇 (波兰) 二二三

草莓 / 二二三

玛丽·居里 (波兰) 二二五

我的信念 / 二二五

显克微支 (波兰) 二二七

二草原 / 二二七

茨威格 (奥地利) 二三一

世间最美的坟墓 / 二三一

从罗丹得到的启示 / 二三三

李科克 (加拿大) 二三五

我们怎样过母亲节的

——一个家庭成员的自述 / 二三五

怎样发大财 / 二三九

麦克伦南 (加拿大) 二四二

伐木抒怀 / 二四二

穆尔 (加拿大) 二四七

写在一本复仇记的前面 / 二四七

佩德罗·普拉多 (智利)

二五二

当玫瑰花开的时候 / 二五二

聂鲁达 (智利) 二五四

归来的温馨 / 二五四

加·米斯特拉尔 (智利) 二五七

母亲的诗 (节选) / 二五七

川端康成 (日本) 二六〇

我的伊豆 / 二六〇

花未眠 / 二六三

井上靖 (日本) 二六五

春将至 / 二六五

东山魁夷 (日本) 二六八

一片树叶 / 二六八

听泉 / 二七一

壶井荣 (日本) 二七三

蒲公英 / 二七三

德富芦花 (日本) 二七五

我家的财富 / 二七五

帕特里克·怀特 (澳大利亚) 二七七

回头的浪子 / 二七七

斯米尔宁斯基 (保加利亚) 二八一

赤脚的孩子 / 二八一

伏契克 (捷克) 二八三

乐观的故事 / 二八三

美的散文

温赛特 (挪威) 二八七

挪威的欢乐时光 / 二八七

安徒生 (丹麦) 二九三

光荣的荆棘路 / 二九三

纪伯伦 (黎巴嫩) 二九七

笑与泪 / 二九七

浪之歌 / 二九九

虚荣的紫罗兰 / 三〇〇

大卫·格罗斯曼 (以色列) 三〇三

人像一根麦秸 / 三〇三

马尔克斯 (哥伦比亚) 三一〇

拉丁美洲的孤独 / 三一〇

达里奥 (危地马拉) 三一四

笑声 / 三一四



梭罗 (美)

作者简介

亨利·大卫·梭罗 (1817~1862)，美国著名作家，1817年7月12日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183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回到家乡以教书为业。1841年起，他开始专职写作，进行了超验主义的实践，撰写了大量随笔，被称为自然随笔的创始者。他的文字简练有力，朴实自然，富有思想性，在美国19世纪散文中独树一帜。梭罗一生创作了二十多部散文集，代表作有《瓦尔登湖》、《论公民的不服从》。

冬日漫步 (节选)

我们也睡着了，一觉醒来，正是冬天的早晨。万籁无声，雪厚厚地堆着，窗槛上像是铺了温暖的棉花；窗格子显得加宽了，玻璃上结了冰纹，光线暗淡而静，更加强了屋内舒适愉快的感觉。早晨的安静，似乎静在骨子里。我们走到窗口，挑了一处没有冰霜封住的地方，眺望田野的景色；可是我们单是走这几步路，脚下的地板已经在吱吱地响。窗外一幢幢的房子都是白雪盖顶；屋檐下、篱笆上都累累地挂满了雪条；院子里像石笋似的站了很多雪柱，雪里藏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却看不出来。大树小树四面八方地伸出白色的手臂，指向天空；本来是墙壁篱笆的地方，形状更是奇怪，在昏暗的大地上，它们向左右延伸，如跳如跃，似乎大自然一夜之间，把田野风景重新设计过了，好让人间的画师来临摹。

我们悄悄地拔去了门闩，雪花飘飘，立刻落到屋子里来；走出屋外，寒风迎面扑来，利如刀割。星光已经不那么闪烁光亮，地平线上笼罩着一层昏昏的铅状的薄雾。东方露出一一种奇幻的古铜色的光彩，表示天快要亮了；可是四面的景物，还是模模糊糊，一片幽暗，鬼影幢幢，疑非人间。耳边的声音，也带一种鬼气——鸡啼狗吠，木柴的砍劈声，牛群的低鸣声——这一切都好像是阴阳河彼岸冥王的农场里所发出的声音；声音本身并没有特别凄凉之处，只是天色未明，这种种活动显得太庄严了，太神秘了，不像是人间所有



的。院子里雪地上，狐狸和水獭所留下的足迹犹新，这使我们想起：即使在冬夜最静寂的时候，自然界生物没有一个钟头不在活动，它们还在雪上留下痕迹。把院门打开，脚步轻快，我们跨上寂寞的乡村公路。雪干而脆，脚踏上去发出破碎的声音；早起的农夫，驾了雪橇，到远处的市场去赶早市；这辆雪橇一夏天都在农夫的门口闲放着，与木屑稻梗为伍，现在可有了用武之地，它的尖锐、清晰而刺耳的声音，对于早起赶路之人，也有提神醒脑的作用。农舍窗上虽然积雪很多，但是屋里的农夫已经早把蜡烛点起，烛光孤寂地照射出来，像一颗暗淡的星。树际和雪堆之间，炊烟也是一处一处地从烟囱里往上飞升。

大地冰冻，远处鸡啼狗吠；从各处农舍门口，也不时地传来丁丁劈柴的声音。空气稀薄干寒，只有比较美妙的声音才能传入我们的耳朵，这种声音听来都有一种简短的可是悦耳的颤动；凡是至清至轻的流体，波动总是少发即止，因为里面粗粒硬块，早就沉到底下去了。声音从地平线的远处传来，都清越明亮，犹如钟声；冬天的空气清明，不像夏天那样的多杂质阻碍，因此声音听来也不像夏天那样的毛糙模糊。脚下的土地，铿锵有声，如叩坚硬的古木；一切乡村间平凡的声音，此刻听来都美妙悦耳；树上的冰条，互相撞击，其声琮珞，如流水，似妙乐。大气里面一点水分都没有，水蒸气不是干化，就是凝结成冰霜的了；空气十分稀薄而似有弹性，人呼吸其中，自觉心旷神怡。天似乎是绷紧了，往后收缩，人从下向上望，很像处身大教堂中，顶上是一块连一块弧状的屋顶；空气中闪光点，好像有冰晶浮游其间。据在格陵兰住过的人告诉我们说，那边结冰的时候，“海就冒烟，像大火燎原一般；而且有一种雾气上升，名叫烟雾；这种烟雾有害健康，伤人皮肤，能使人手脸等处生疮肿胀”。我们这里的寒气，虽然其冷入骨，然而质地清纯，可提神，可清肺；我们不能把它认为是冻结的雾，只能看做是仲夏的雾气的结晶，经过寒冬的洗涤，越发变得清纯了。

太阳最后总算从远处的林间上升，阳光照处，空中的冰霜都融化，隐隐之中似乎有铙钹伴奏，铙钹每响一次，阳光的威力逐渐增加；时间很快从黎明变成早晨，早晨也愈来愈老，很快地把西面远处的山头，镀上一层金色。我们匆匆地踏着粉状的干雪前进，因为思想感情更为激动，内心发出一种热力，天气也好像变得像十月小阳春似的温暖。假如我们能改造我们的生活，和大自然更能配合一致，我们也许就无需畏惧寒暑之侵，我们将同草木走兽一样，认大自然是我们的保姆和良友，她是永远照顾着我们的。

大自然在这个季节，特别显得纯洁，这是使我们觉得最为高兴的。残干枯木，苔痕斑斑的石头和栏杆，秋天的落叶，现在被大雪淹没，像上面盖了一块干净的手巾。寒风一吹，无孔不入，一切乌烟瘴气都一扫而空，凡是不能坚贞自守的，都无法抵御；因此凡是在寒冷荒僻的地方（例如在高山之顶），我们所能看得见的东西，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因为它们有一种坚强的淳朴的性格——一种清教徒式的坚韧。别的东西都寻求隐蔽保护去了，凡是能卓然独立于寒风之中者，一定是天地灵气之所钟，是自然界骨气的表现，它们具有和天神一般的勇敢。空气经过洗涤，呼吸进去特别有劲。空气的清明纯洁，甚至用眼睛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宁可整天处在户外，不到天黑不回家，我们希望朔风吹过光秃秃的大树一般吹激我们的身体，使得我们更能适应寒冬的气候。我们希望借此能从大自然借来一点纯洁坚定的力量，这种力量对于我们是一年四季都有用的。



《冬日漫步》是梭罗的一篇散文佳作，我们从中节选出的是描写清晨雪景的部分。一觉醒来，在晨光微熹中，原来的世界变成了一个粉妆玉琢的童话世界。作者在室内向窗外望去，视线所及，随物赋形，无不栩栩如生。尤为奇妙的是，院子里的大小树木居然“四面八方地伸出白色的手臂，指向天空”；本是墙壁篱笆的地方竟“向左右延伸，如跳如跃”。作者用化静为动的手法，把这个冰冷凝冻的世界写得生机勃勃。随作者来到屋外，我们便置身于幽秘神奇的意境之中。半明半暗的曙色赋予模糊不清的景物以奇特的形状，如同鬼怪，如同幽灵。远处农舍里传出来的种种声音，在这清冷的宇宙中也显得分外奇妙。接着作者便叙述了人在这种情境中的特殊感受：除了能呼吸到沁人肺腑的新鲜空气之外，还能听到美妙悦耳的声响。作者运用一系列的比喻把这种抽象的感觉具体化了：从远处传来的声音清越明亮“如钟声”；脚下的土地发出了“如叩坚硬的古木”的铿锵声；树上冰条的相互撞击，发出了“如流水，似妙乐”的声音。梭罗笔下的日出，妙就妙在让人不仅见其形，而且闻其声，“……隐隐之中似乎有铙钹的伴奏，铙钹每响一次，阳光的威力逐渐增加”，太阳随之冉冉升起，就像威严的君王驾临的场面一样庄重、伟大，作者的文字真是脱俗之笔。

作者并不是纯客观地描绘这些自然景象的，而是赋予他笔下的景物以强烈的个性特征，并从中挖掘出大自然对于人生的意义。他笔下的冰雪世界，有一种“坚强的淳朴的性格——一种清教徒式的坚韧”，他认为凡能在这种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的生物，都是自然界中的佼佼者，因而这种自然环境同样能磨炼人的意志，净化人的心灵。





寂寞

这是一个愉快的傍晚，全身只有一个感觉，每一个毛孔中浸润着喜悦。我在大自然里以奇异的自由姿态来去，成了她自己的一部分。我只穿衬衫，沿着硬石的湖岸走，天气虽然寒冷，多云又多风，也没有特别分心的事，那时天气对我异常地合适。牛蛙鸣叫，邀来黑夜，夜莺的乐音乘着吹起涟漪的风从湖上传来。摇曳的赤杨和白杨，激起我的情感使我几乎不能呼吸了；然而像湖水一样，我的宁静只有涟漪而没有激荡。和如镜的湖面一样，晚风吹起来的微波是谈不上什么风暴的。虽然天色黑了，风还在森林中吹着，咆哮着，波浪还在拍岸，某一些动物还在用它们的乐音催眠着另外的那些，宁静不可能是绝对的。最凶狠的野兽并没有宁静，现在正找寻它们的牺牲品；狐狸、臭鼬、兔子，也正漫游在原野上，在森林中，它们却没有恐惧，它们是大自然的看守者——是连接一个个生气勃勃的白昼的链环。

等我回到家里，发现已有访客来过，他们还留下了名片呢，不是一束花，便是一个常春树的花环，或用铅笔写在黄色的胡桃叶或者木片上的一个名字。不常进入森林的人常把森林中的小玩意儿一路上拿在手里玩，有时故意，有时偶然，把它们留下了。有一位剥下了柳树皮，做成一个戒指，丢在我桌上。在我出门时有没有客人来过，我总能知道，不是树枝或青草弯了，便是有了鞋印，一般说，从他们留下的微小痕迹里我还可以猜出他们的年龄、性别和性格；有的掉下了花朵，有的抓来一把草，又扔掉，甚至还有一直带到半英里外的铁路边才扔下的呢；有时，雪茄烟或烟斗味道还残留不散。常常我还能从烟斗的香味注意到六十杆之外公路上行经的一个旅行者。

我们周围的空间该说是很大的了。我们不能一探手就触及地平线。蓊郁的森林或湖沼并不就在我的门口，中间总还有着一块我们熟悉而且由我们使用的空地，多少整理过了，还围了点篱笆，它仿佛是被从大自然的手里夺取得来的。为了什么理由，我要有这么大的范围和规模，好多平方英里的没有人迹的森林，遭人类遗弃而为我所私有了呢？最接近我的邻居在一英里外，看不到什么房子，除非登上那半里之外的小山山顶去瞭望，才能望见一点儿房屋。我的地平线全给森林包围起来，专供我自个儿享受，极目远望只能望见那在湖的一端经过的铁路和在湖的另一端沿着山林的公路边上的篱笆。大体说来，我居住的地方，寂寞得跟生活在大草原上一样。在这里离新英格兰也像离亚洲和非洲一样遥远。可以说，我有我自己的太阳、月亮和星星，我有一个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小世界。从没有一个人在晚上经过我的屋子，或叩我的门，我仿佛是人类中的第一个人或最后一个人；除非在春天里，隔了很长久的时候，有人从村里来钓鲈鱼——在瓦尔登湖中，很显然他们能钓到的

只是他们自己的多种多样的性格，而钩子只能钩到黑夜而已——他们立刻都撤走了，常常是鱼篓很轻地撤退的，又把“世界留给黑夜和我”，而黑夜的核心是从没有被任何人类的邻舍污染过的。我相信，人们通常还都有点儿害怕黑暗，虽然妖巫都给吊死了，基督教和蜡烛火也都已经介绍过来。

然而我有时经历过，在大自然的任何事物中，都能找到最甜蜜温柔，最天真和鼓舞人的伴侣，即使是对于愤世嫉俗的可怜人和最最忧悒的人也一样。只要生活在大自然之间而还有五官的话，便不可能有很阴郁的忧虑。对于健全而无邪的耳朵，暴风雨还只是伊奥勒斯的音乐呢。什么也不能正当地迫使单纯而勇敢的人产生庸俗的伤感。当我享受着四季的友爱时，我相信，任什么也不能使生活成为我沉重的负担。今天佳雨洒在我的豆子上，使我在屋里待了整天，这雨既不使我沮丧，也不使我抑郁，对于我可还是好的呢。虽然它使我不能够锄地，但比我锄地更有价值。如果雨下得太久，使地里的种子，低地的土豆烂掉，它对高地的草还是有好处的，既然它对高地的草很好，它对我也是很好的。有时，我把自己和别人作比较，好像我比别人更得诸神的爱，比我应得的似乎还多呢；好像我有一张证书和保单在他们手上，别人却没有，因此我受到了特别的引导和保护。我并没有自称自赞，可是如果可能的话，倒是他们称赞了我。我从不觉得寂寞，也一点不受寂寞之感的压迫，只有一次，在我进了森林数星期后，我怀疑了一个小时，不知宁静而健康的生活是否应当有些近邻，独处似乎不很愉快。同时，我却觉得我的情绪有些失常了，但我似乎也预知我会恢复到正常的。当这些思想占据我的时候，温和的雨丝飘洒下来，我突然感觉到能跟大自然做伴是如此甜蜜如此受惠，就在这滴答滴答的雨声中，我屋子周围的每一个声音和景象都有着无穷尽无边际的友爱，一下子这个支持我的气氛把我想象中的有邻居方便一点的思潮压下去了，从此之后，我就不再想到过邻居这回事。每一枝小小松针都富于同情心地涨大起来，成了我的朋友。我明显地感到这里存在着我的同类，虽然我是在一般所谓凄惨荒凉的处境中，然则那最接近于我的血统，并最富于人性的却并不是一个人或一个村民，从今以后再也不会会有什么地方会使我觉得陌生的了。

“不合宜的哀恸销蚀悲哀，

在生者的大地上，他们的日子很短，

托斯卡尔的美丽的女儿啊。”

我的最愉快的若干时光在于春秋两季长时间的暴风雨当中。这弄得我上午下午都被禁闭在室内，只有不停止的大雨和咆哮安慰着我；我从微明的早起就进入了漫长的黄昏，其间有许多思想扎下了根，并发展了它们自己。在那种来自东北的倾盆大雨中，村中那些房屋都受到了考验，女佣人都已经拎了水桶和拖把，在大门口阻止洪水侵入，我坐在我小屋子的门后，只有这一道门，却很欣赏它给予我的保护。在一次雷阵雨中，曾有一道闪电击中湖对岸的一株苍松，从上到下，划出一个一英寸，或者不止一英寸深，四五英寸宽，很明显的螺旋形的深槽，就好像你在一根手杖上刻的槽一样。那天我又经过了它，一抬头看到这一个痕迹，真是惊叹不已，那是八年以前，一个可怕的、不可抗拒的雷霆留下的痕迹，现在却比以前更为清晰。人们常常对我说：“我想你在那儿住着，一定很寂寞，总是想要跟人们接近一下的吧，特别是在下雨下雪的日子和夜晚。”我喉咙痒痒地只想这样回答：“我们居住的整个地球，在宇宙之中不过是一个小点。那边一颗星星，我们的天文仪器还无法测量出它有多么大呢，你想想它上面的两个相距最远的居民又能有多远的距离呢？我怎会觉得寂寞？我们的地球难道不在银河之中？”在我看来，我提出的似乎是最不重要的问题。怎样一种空间才能把人和人群隔开而使人感到寂寞呢？我已经发现了，两条

腿无论怎样努力也不能使两颗心灵更加接近。我们最愿意和谁紧邻而居呢？人并不是都喜欢车站哪，邮局哪，酒吧间哪，会场哪，学校哪，杂货店哪，烽火山哪，五点山哪，虽然在那里人们常常相聚，人们倒是更愿意接近那生命的不歇之源泉的大自然，在我们的经验中，我们时常感到有这么个需要，好像水边的杨柳，一定向着有水的方向伸展它的根。人的性格不同，所以需要也很不相同，可是一个聪明人必须在不竭之源泉的大自然那里挖掘他的地窖……有一个晚上在走向瓦尔登湖的路上，我赶上了一个市民同胞，他已经积蓄了所谓的“一笔很可观的产业”，虽然我从没有好好地看到过它，那晚上他赶着一对牛上市场去，他问我，我是怎么想出来的，宁肯抛弃这么多人生的乐趣？我回答说，我确信我很喜欢我这样的生活；我不是开玩笑。就这样，我回家，上床睡了，让他在黑夜泥泞之中走路走到布赖顿去——或者说，走到光亮城里去——大概要到天亮的时候才能走到那里。

对一个死者说来，任何觉醒的，或者复活的景象，都使一切时间与地点变得无足轻重。可能发生这种情形的地方都是一样的，对我们的感官是有不可言喻的欢乐的。可是我们大部分人只让外表上的、很短暂的事情成为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事实上，这些是使我们分心的原因。最接近万物的乃是创造一切的一股力量。其次靠近我们的宇宙法则在不停地发生作用。再其次靠近我们的，不是我们雇佣的匠人，虽然我们欢喜和他们谈谈说说，而是那个大匠，我们自己就是他创造的作品。

“神鬼之为德，其盛矣乎。”

“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

“使天下之人，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我们是一个实验的材料，但我对这个实验很感兴趣。在这样的情况下，难道我们不能够有一会儿离开我们的充满了是非的社会——只让我们自己的思想来鼓舞我们？孔子说得好：“德不孤，必有邻。”

有了思想，我们可以在清醒的状态下，欢喜若狂。只要我们的的心灵有意识地努力，我们就可以高高地超乎任何行为及其后果之上；一切好事坏事，就像奔流一样，从我们身边经过。我们并不完全是纠缠不清在大自然之内的。我可以是急流中一片浮木，也可以是从空中望着下面的因陀罗。看戏很可能感动了我；而另一方面，和我生命更加攸关的事件却可能不感动我。我只知道我自己是作为一个人而存在的；可以说我是反映我思想感情的一个舞台面，我多少有着双重人格，因此我能够远远地看自己犹如看别人一样。不论我如何强烈的经验，我总能意识到我的一部分在从旁批评我，好像它不是我的一部分，只是一个旁观者，并不分担我的经验，而是注意到它：正如他并不是你，他也不能是我。等到人生的戏演完，很可能是出悲剧，观众就各自走了。关于这第二重人格，这自然是虚构的，只是想象力的创造。但有时这双重人格很容易使别人难于和我们作邻居，交朋友了。

大部分时间内，我觉得寂寞是有益于健康的。有了伴儿，即使是最好的伴儿，不久也要厌倦，弄得很糟糕。我爱孤独。我没有碰到比寂寞更好的同伴了。到国外去厕身于人群之中，大概比独处室内，格外寂寞。一个在思想着、在工作着的人总是单独的，让他爱在哪儿就在哪儿吧，寂寞不能以一个人离开他的同伴的里数来计算。真正勤学的学生，在剑桥大学最拥挤的蜂房内，寂寞得像沙漠上的一个托钵僧一样。农夫可以一整天，独个儿地在田地上，在森林中工作，耕地或砍伐，却不觉得寂寞，因为他有工作；可是到晚上，他回到家里，却不能独自在室内沉思，而必须到“看得见他的家里人”的地方去消遣一下，照他的想法，是用以补偿他一天的寂寞；因此他很奇怪，为什么学生们能整日整夜坐在室内不觉得无聊与“忧郁”；可是他不明白虽然学生在室内，却与在他的田地上工作；在他

的森林中采伐，像农夫在田地或森林中一样，过后学生也要找消遣，也要社交，尽管那形式可能更加凝练些。

社交往往廉价。相聚的时间之短促，来不及使彼此获得任何新的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在每日三餐的时间里相见，大家重新尝尝我们这种陈腐乳酪的味道。我们都必须同意若干条规则，那就是所谓的礼节和礼貌，使得这种经常的聚首能相安无事，避免公开争吵，以至面红耳赤。我们相会于邮局，于社交场所，每晚在炉火边；我们生活得太拥挤，互相干扰，彼此牵绊，因此我想，彼此已缺乏敬意了。当然，所有重要而热忱的聚会，次数少一点也够了。试想工厂中的女工——永远不能独自生活，甚至做梦也难于孤独。如果一英里只住一个人，像我这儿，那要好得多。人的价值并不在他的皮肤上，所以我们不必要去碰皮肤。

我曾听说过，有人迷路在森林里，倒在一棵树下，饿得慌，又累得要命，由于体力不济，病态的想象力让他看到了周围有许多奇怪的幻象，他以为它们都是真的。同样，在身体和灵魂都很健康有力的时候，我们可以不断地从类似的，但更正常、更自然的社会得到鼓舞，从而发现我们是不寂寞的。

我在我的房屋中有许多伴侣，特别在早上还没有人来访问我的时候。让我来举几个比喻，或能传达出我的某些状况。我并不比湖中高声大笑的潜水鸟更孤独；我并不比瓦尔登湖更寂寞。我倒要问问这孤独的湖有谁作伴？然而在它的蔚蓝的水波上，却有着不是蓝色的魔鬼，而是蓝色的天使呢。太阳是寂寞的，除非乌云满天，有时候就好像有两个太阳，但那一个是假的。上帝是孤独的——可是魔鬼就绝不孤独；他看到许多伙伴；他是要结成帮的。我并不比一朵毛蕊花或牧场上的一朵蒲公英寂寞，我不比一张豆叶，一枝酢酱草，或一只马蝇，或一只大黄蜂更孤独。我不比密尔溪，或一只风信鸡，或北极星，或南风更寂寞，我不比四月的雨或正月的溶雪，或新屋中的第一只蜘蛛更孤独。

在冬天的长夜里，雪狂飘，风在森林中号叫的时候，一个老年的移民，原先的主人，不时来拜访我，据说瓦尔登湖还是他挖了出来，铺了石子，沿湖种了松树的；他告诉我旧时的和新近的永恒的故事；我们俩这样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充满了交际的喜悦，交换了对事物的惬意的意见，虽然没有苹果或苹果酒——这个最聪明而幽默的朋友啊，我真喜欢他，他比谷非或华莱知道更多的秘密；虽然人们说他已经死了，却没有人指出过他的坟墓在哪里。还有一个老太太，也住在我的附近，大部分人根本看不见她，我却有时候很高兴到她的芳香的百草园中去散步，采集药草，又倾听她的寓言；因为她有无比丰富的创造力，她的记忆一直追溯到神话以前的时代，她可以把每一个寓言的起源告诉我，哪一个寓言是根据了哪一个事实而来的，因为这些事都发生在她年轻的时候。一个红润的、精壮的老太太，不论什么天气什么季节她都兴致勃勃，看样子要比她的孩子活得还长久。

太阳，风雨，夏天，冬天——大自然的不可描写的纯洁和恩惠，他们永远提供这么多的康健，这么多的欢乐！对我们人类这样地同情，如果有人为了正当的原因悲痛，那大自然也会受到感动，太阳黯淡了，风像活人一样悲叹，云端里落下泪雨，树木到仲夏脱下叶子，披上丧服。难道我不该与土地息息相通吗？我自己不也是一部分绿叶与青菜的泥土吗？

是什么药使我们健全、宁静、满足的呢？不是你我的曾祖父的，而是我们的大自然曾祖母的，全宇宙的蔬菜和植物的补品，她自己靠它而永远年轻，活得比许多的老伴儿们更长久，用他们的衰败的肥胖更增添了她的康健。不是那种江湖医生配方的用冥河水和死海海水混合的药水，装在有时我们看到过装瓶子用的那种浅长形黑色船状车子上的药瓶子

里，那不是我的万灵妙药：还是让我来喝一口纯净的黎明空气。黎明的空气啊！如果人们不愿意在每日之源喝这泉水，那末，啊，我们必须把它们装在瓶子内；放在店里，卖给世上那些失去黎明预订券的人们。可是记着，它能冷藏在地窖下，一直保持到正午，但要在前以很久就打开瓶塞，跟随曙光脚步西行。我并不崇拜那司健康之女神，她是爱斯库拉彼斯这古老的草药医师的女儿，在纪念碑上，她一手拿了一条蛇，另一只手拿了一个杯子，而蛇时常喝杯中的水；我宁可崇拜古希腊神话中的大神朱庇特的执杯者希勃，这青春的女神，为诸神司酒行觞，她是朱诺和野生茛苢的女儿，能使神仙和人返老还童。她也许是地球上出现过的最健康、最强壮、身体最好的少女，无论她到哪里，那里便成了春天。



赏析

1845至1847年，亨利·大卫·梭罗在康科德附近的沃尔登湖畔度过的一段隐居生活，并完成了代表作《瓦尔登湖》。本文是该书的第五章。

文中写了作者对于大自然的钟爱。但有别于同类散文偏重于写景的模式，本文主要是从自己的内心感受来写。作者之所以乐于亲近大自然，在于可以从中得到享受。在大自然中，“我”可以“以奇异的自由姿态来去”，不必受任何俗物的羁绊；“我”“周围的空间”是“很大的”——“我居住的地方，寂寞得跟生活在大草原上一样，我有我自己的太阳、月亮和星星，我有一个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小世界”；“我”“能找到最甜蜜温柔，最天真和鼓舞人的伴侣”，如一朵蒲公英、一张豆叶，一枝酢酱草、一只马蝇等等；“我”还可以偶然遇到许多可爱的朋友，如“一个老年的移民”和一个“红润”、“精壮”的老太太。在作者看来，所有的这些“享受”都离不开大自然中的“寂寞”氛围。作者认为这样的寂寞能让人的内心生活更加丰盈，能促使“我们健全、宁静、满足”。

本文通篇充溢着一种安宁、祥和的气息，作者用朴素而又蕴涵诗意的语言提出自然是人类力量的源泉的观点，告诉人们在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现代社会，内心生活更为重要。

